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政党。在盟綱中规定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实于人民民主专政。它的任务：民盟必须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盟员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实践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做好群众工作，加强团结。盟綱如此清楚的规定本盟要接受党的领导，要加强盟员的思想改造，要做好联系群众的工作；而赵錫霖在这些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仅就下列問題进行分析：

右派份子趙錫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本質以及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抨擊右派分子趙錫霖大會上的發言

民盟鋼院支部

(一)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从盟綱中可以看出接受党的领导是各級盟組織及每个盟員在工作中必須遵循的准則，从盟的历史中也清楚的表明了如果脱离党的领导，就必然在政治上犯錯誤。而赵錫霖对党又是怎样看法呢？

1、對共產黨的看法

他認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一样都是极权政治，一切都是手段，苏联和德国都有秘密警察和集中营。他認為从理論上說共产党是民主集中制，而实际上民主极少，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最聪明的，宣傳得好。他还認為共产党員給人穿小鞋，人沒有不自私的，共产党的汇报是夸大表功。長期以来他認為內行事要由“內行人”办，現在是外行人搞建設，單凭馬列是不成的，以致在建設中造成很大的浪費，如果讓“內行人”來搞建設的話，共产党員的领导干部也就当不成了。另外他还留恋法西斯德国的教育制度，輕視和怀疑苏联在科学文化技术方面的成就。他还認為一个人只要爱祖国，愿意为人类謀幸福，就可以站稳立場，不必考虑階級斗争；資本家明白了道理，也可以为人民謀福利。（以上这些反动思想見他在肅反中的檢討）

2、对鋼院領導的態度的

由于他有以上潛在的思想，加之來鋼院以后个人的名利地位沒有能够得到滿足，所以一貫对鋼院的党和行政领导表示不滿和对立情緒，經常发牢騷，說怪話。他認為鋼院领导都是外行，怎能办好学校。对工会主席的工作，他認為不听他的，他不干，他認為不接受他的意見，就是做“傀儡”。他对系的领导，則更有极大的反感，在教研組內經常鬧不团结。在这样一些思想支配下又如何能談得上真心誠意的接受党的领导呢！

3、党盟關係

在党盟关系上，赵錫霖強調民主党派應該参加学校工作的方針政策的制定。他認為只有这样民主党派才能發揮作用，才能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平时他虽然表面上也接受党的领导，而实际上却与党有分庭抗礼的思想，这是和盟綱不相容的。当时我們大多数同志認為民主党派應該参加学校工作的討論和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是为了更好的体现“互相監督”的方針，必須教育盟員作好崗位工作及联系群众工作，了解群众的意見和要求，及时向党反映，这样才能对党尽到監督和發揮党的助手作用，至于党对盟的監督則体现在盟接受党的领导上。而且應該指出，自鋼院成立以來，各項重大工作大都曾經請赵錫霖参加討論協商並提出意見，而他仍然覺得民主党派在鋼院不被重視。在整風中他提出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改进，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請問他所謂內容不是指分庭抗礼又是指什么呢？这与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討厌拿成品，在本質上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們認為只是範圍大小不同而已。

赵錫霖把盟說成是听話訓練所，這句話是

一箭双鵰，把党盟关系說成是主奴关系，既誣蔑了党，又醜化了盟，把盟对盟員所進行的教育說成是訓練奴才，这和刘景芳所說的“培养搖旗呐喊輔助別人做皇帝的乱臣贼子……”又有何不同呢？

在盟的工作中，他把党对盟的建議看成是党在利用盟。例如今年四月間正当全国展开对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討論时，我院教师也同样关心这一問題，因此我院党委建議盟支部召开座談会進行討論。赵錫霖竟認為这是党要利用盟來圍剿錢偉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对培养目标的問題；有各种看法，並非專对錢偉長一人的意見而言，而且在座談会上大家不是專对錢偉長的意見进行批評。会后他遇見錢偉長談起这件事。会前他对盟員李文彬說：党委指示盟要开会打垮錢偉長的思想，他又对盟員于学薇說：党利用民盟要一篇批判錢偉長的稿子。要知道象这样的座談会学校党委和行政都可以出面召开的，其所以建議盟召集，是为了發揮民盟的作用，是党关心盟的表现，又如何談得上利用二字呢？既然党对盟的工作应当进行監督，又为什么不可以对盟的工作作一些建議呢？連建議赵錫霖都还有反感，还能談得上接受党的领导嗎？

(二)我們在盟內與趙錫霖 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盟務方面在最近一、二年来，他的意見和支部其他同志有所分歧。主要表現为：1、在發展組織方面，他一再強調鋼院民盟要多發展，人多好办事。他說，凡是未参加組織的中上层知識分子將來都要参加民主党派。在發展組織的工作中，他的态度极不严肃。他不是对發展对象进行細緻工作，提高其思想覺悟，使其自觉地申請入盟；而他却对發展对象說“帮帮忙罢”，“快快决定罢”。請問这不是你个人招兵买馬，扩大盟的組織，作为你的政治資本？2、关于盟的思想工作，他認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經差不多了，他对目前右派分子費孝通所估計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极为贊賞。如在某次小組生活时宣讀費孝通的西南盟务考察报告，正当有一个同志宣讀的中途，他搶了过去，談到文章中說，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已經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解决了，現在是深入細緻地搞观点方法的时候了，今天的問題不是对知識分子如何教育改造，而是給予信任，礼賢下士，三顧茅廬以国士待之。赵錫霖讀得津津有味，洋洋得意，引为知心之談。我們認為这种估計是不符合于当前知識分子的客观实际，其目的在于挑起知識分子对党的不滿，拒絕党对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在思想上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們知道在知識分子的思想中“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在思想中不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就必然向資本主义的方向倒退。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們深刻的警惕嗎？所以在支部討論盟員的思想时，赵錫霖是有抵触情緒的，認為这是小題大做，何必搞他呢。但我們認為思想工作还是盟的主要工作，新入盟的同志对于支部在这方面的也表示不滿。3、关于联系群众工作，赵錫霖經常在盟內強調盟員要联系群众，反映意見。誰知道他在骨子里却認為这些都是背后議論人，是可恥的行为，实在令人討厌。他不屑为此，同志們在教授座談会上听到他这番污蔑后，均甚为惊異，目瞪口呆，不料身為鋼院民盟主委的赵錫霖，竟然发出这样的狂吠，把盟章盟綱一股腦兒丢进了垃圾堆。4、关于盟的組織生活，几年来一般是包括以下的內容：結合学校各个时期中心工作進行

討論，提高認識，發揮盟員在崗位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時事政策及有关盟務的討論和学习；針對盟員的思想問題和工作問題开展批評，进行思想教育。虽然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但通过小組生活，同志們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提高，这是符合于党对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也正是盟所要求于各基层組織的。但赵錫霖却把我們的組織生活看成是宗派加教条，大家唸唸經。其实唸經的正是他自己。自鋼院民盟成立以來，他一直強調小組生活的思想見面，其他大多数同志确实是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的一些思想問題，經過大家帮助得到了解决和提高。而赵錫霖呢，却未作到思想見面，在肅反中揭发和暴露了不少反动思想，引起盟內同志的极大憤慨，尤其对于他那套兩面派的手法，更使大家感到痛恨。

(三)盟內整風運動中的趙錫霖

此次本盟整風的主要內容是整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以及反对无产阶级專政，也就是說反右派的斗争。赵錫霖在此次党的整風运动中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和手法呢？長期以来，由于盟內不断的和他进行着思想斗争，他的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不能不有所收敛。虽然在肅反运动中他受到了批評，但反动思想未得到真正解决，而只是隱藏起来；在表面上伪装进步，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当整風运动开始时，思想上还有顧慮，怕再挨“整”，不敢鳴放，私下对別人說：“這話能說嗎？”“还是別放罢！”实际上却是观望形势的发展，並鼓励別人大鳴大放，揚言党委决心不够，大家有顧慮。后来看見了社会上鳴放了很多东西，原来有些要求入党的人如清华右派分子何成鈞在大鳴大放中表示不入党了，我院右派分子刘景芳和刘宝智已經开始向党猖狂进攻，他認為时机已到，並認為他們未打中要害，于是亲自出馬，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名，向党的要害开刀；同时造成一种气氛，以蛮橫恶劣的态度压制別人，只許說坏的，不許說好的。在一次党委召开的座談会上，他提出成立反报复委员会，目的在于給右派分子建筑一道防線，不許反击，从而鼓励魍魎牛鬼蛇神，从四面八方风湧而起，向党进攻。在五月廿五日的发言中，他究竟向党提了那些具体意見呢？他的全篇发言充滿了叫囂罵陣，歪曲和捏造事实，极尽丑化党、誣蔑党的能事，把鋼院党描繪成糟糕透頂，这完全是站在沒落的反动階級立場上对党所发出的瘋狂叫囂。在向党惡意誣毀后，他提出了經過周密考虑的治校方案，那就是成立普选的最高决策机构的校务委员会。他並要求立即进行选举，同时又提出成立教师人事聘任委员会，其实質便是篡夺党在鋼院的领导。在大鳴大放的时候，他估計党就要被右派分子搞垮了，竟在盟內鼓动盟和工会发表联合声明，宣佈鋼院党委决心不够，要求上級党委派人駐院领导整風；並盜窃盟的名义，在五月卅一日党委召开的民主党派联席會議上正式向党提出，說党委对整風决心不大，要由民主党派及工会参加党委的整風领导。与此同时，为了爭取向党进攻的力量，他在同学及实验員中，四处点火，进行煽动，希望以群众的压力，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盟的整風运动中，盟和教研組前后为赵錫霖开了大小不下十六次会之多，采取說理的方式，对他的右派言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而他的一貫态度开始是避重就輕，而后是頑强对抗，企图瞞混过关。在对証事实时，他一貫狡賴推拖，对同一問題前后有几种不同的解釋以及在解釋中往往是矛盾百出。例如在肅反运动中所進行的反动思想批判，他說成是斗争他，而他說他被斗争的根据是由于在鞍鋼时对苏联專家提了意見，發揮了一下主人翁的态度所造成的。經過对証事实和檢查肅反批判會上的記錄，完全不是这样，大家根本不知道這回事，而赵錫霖一再咬定他主觀認為是这样的。

在法庭上反右派

——法庭審判旁聽記——

軋57.3 宋漢軍

(一)是告這樣一狀

軋57.2班方崇實想利用人民的法律，玩弄是非，污蔑反右派鬥爭，于7月9日去海峽區人民法院以：(1)說明自己不是回音社社員，並未給回音社寫過文章；(2)要求法律保護，並作出公正的結論為主要理由起訴，告了原反動小集團回音社的主筆江樹聲“陷害好人”(此案是刑事案件；在法庭審判時他把“陷害好人”改為“誹謗”)一狀。此狀海峽區人民法院訂于7月24日開庭審判。

方崇實為什麼要告此一狀呢？因為他看出了在反右派鬥爭中反動小集團回音社要受到嚴厲的批判，因此方崇實要採取一切手段擺脫他是回音社社員之身分，以逃避群眾的抨擊；因而方崇實一直強詞奪理否認自己是回音社社員。

(二)開庭審判

7月24日上午八點卅分，海峽區人民法院要處理這一案件。在這天的早晨，軋四各班去了一些對証代表和旁聽代表。

在法庭上有審判員一人，陪審員二人(工人、農民代表各一人)和書記員一人。原告方崇實、被告江樹聲以及其他對証人、旁聽者都一一入席。在八點卅分時，審判員宣佈開庭。

審判員同志一一問了原告和被告的姓名、年齡、籍貫、工作單位、文化程度和家庭成份等問題。然後宣讀了原告之起訴書，並問被告江樹聲有無申訴理由。江樹聲就將原告方崇實與回音社的關係都一一申訴和介紹。江樹聲談到方崇實如何為回音社寫稿、改稿、傳遞稿件、收集資料和積極出主意，並說明了方崇實之思想觀點和回音社之思想觀點完全一致，都是建立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之上。尤其是在肅反問題上，方崇實更是積極收集資料，企圖証實和得出“肅反成績是次要的，缺點是主要的”錯誤結論。關於方崇實加入回音社之問題，江樹聲說：“我與他聯系過，我忘記了不知說的這兩句話中的那一句，一句是要方崇實與我們一起搞下去，另一句是說方崇實就算是我們回音社的一員。方崇實當時點點頭，方崇實並說我什麼都不怕，肅反問題我是要徹底的

搞一搞。”原回音社社長蘭本明也出庭對証，在對証中說到：“在我的思想上就認為方崇實是回音社的社員。”另外一位對証人也証實了方崇實是在回音社積極工作(如寫稿、約稿等)。在詢問被告及其對証人之後，審判員問原告方崇實對被告的申訴和對証人的對証有什麼意見。方崇實說同意一些和不同意一些，不同意的主要是他不承認參加過回音社，而且說自己對參加回音社不感興趣。但他承認他的反黨情緒比回音社的成員要嚴重，以致使自己被開除共青團籍。在這種情況下審判員機智的提示原告說：你的工作比回音社的每個成員還多。還重要，別人(指回音社的成員)只是為你當當書寫員(刻臘板)印油印而已，你在回音社中豈不居于領導地位。在事實面前原告方崇實啞口無言了。

(三)原告方崇實在法庭上完全孤立，右派言論無藏身之處

開庭審判時，審判員首先問原告是否有辯護人和證明人。原告說原先請回音社的其他成員來對証，但他們不來，只來了回音社的蘭本明和江樹聲二人，其他的辯護人和證明人沒有。審判員繼續問方崇實：其他回音社成員與你熟悉嗎？方答不太熟悉。審判員又問方：你不太熟悉的人請來干什么？這時方崇實未回答。審判員問被告江樹聲是否有辯護人和證明人。江樹聲回答請來了蘭本明和孫希烈同志對証，另外還請了共青團軋四工作組來作証辯護。這時人們不僅要問原告為什麼沒有原告辯護的證明人和辯護人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因為別人不願做善於堅持錯誤、否認事實、頑抗到底的原告方崇實的辯護人和證明人。在對証很多事實下審判員同志對方崇實提出責問，到底是誰陷害誰，是誰毀謗誰？難道別人揭發你的(指原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是“陷害好人”，是“毀謗”你嗎？

審判員繼續說：今天是法庭審判，但對你(指方崇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要進行堅決的批判，徹底的粉碎。人民的法律不是保護你的這種反黨的行為。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但反動言論是沒有自由的，並且還要受

到堅決的回擊。在審判員和二位陪審員對原告方崇實的反黨的言論進行嚴格的批判時，原告方崇實只得承認這是自己的錯誤。審判員最後對原告說：“回去再想想，好好的接受群眾的批判和鬥爭。你的一切由群眾給你定案。”

最後審判員問原告還有什麼意見，原告答回去考慮考慮。

很明顯，原告方崇實在人民的法庭上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右派言論無藏身之處，處處受到批判。要弄法律的這一招，也完全失敗了。

(四)是方崇實回頭的時候了

方崇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行，在學校反右派的鬥爭中受到了嚴格地批判，並開除了其共青團籍。但他仍是不老老實實的檢查自己，並且在法庭上告了別人一狀。但是原告方崇實在人民的法庭上是處於什麼地位呢？是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這次在法庭的審判應該說對方崇實是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方崇實馬上就要畢業了，有著反動思想的人不可能為人民服務，因此我們希望方崇實好好考慮考慮，老老實實從思想深處挖根，徹底毫無保留的檢查自己的反動思想言行，承認自己的錯誤，接受群眾的批判，徹底的改造自己的思想，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否則這樣的人會被人民所拋棄。

來函照登

編輯同志：

北京鋼院112期上發表的“馬如璋、李救功是黨內的右派”一文中，有好幾處印錯及漏字，希予更正。

1. 第二行第一個“中”字不要。
2. 第五行中的“慮度”應改為“態度。”另“必們”改成“他們。”
3. 第十五行中，“……由於思想認識上的片面性”中的“認識”二字該添上。
4. 第十七行中“單純學術領導混淆起來”中的“領導”字應添上。
5. 第二小節的第三段開始應為“由此看來，他們不僅是認為黨委制是‘三害’的根源，而實質上是認為黨的領導是‘三害’的根源，……”
6. 第二小節倒數第五行中“……毫不意味看來反映黨和國家的領導”中的“映”字應為“對”字。
7. 第三小節第二段的最末一行中“如果沒有話”中“沒有”二字應改為“不是。”

史維焯 許秀 七月廿四日

(上接第一版)

在政治問題上，他對他提出的校務委員會作了幾種不同的解釋；時而諮詢，時而決定，時而商量。而他的諮詢又和我們一般所了解的諮詢涵義不同。又如對學生中的宗派把頭問題，他最先說是指張柏生，而後經指出與時間不符，他又說指的是大字報上所提的攔路虎，又經指出這是在教師中發生的事情，他就說看見大字報學生要求鳴放而鳴放不起來，教師們既有攔路虎，則學生中一定也有壓制鳴放的把頭。最後他承認學生的宗派把頭指的是黨團員，這完全是捕風捉影捏造事實。在許多次的討論會上，他卻說許多事實他是從大字報上總結出來的，以及從自己感覺和猜測中得出來的。有些事實在一再追問下，他不得不承認一些。但再追問其目的動機時，他又完全否認以前的說法，而認為夸大事實，動機在於希望黨委改正缺點。又如他說羅隆基於今年春節前後曾請他吃過飯，大家追問他談了什麼，他一再說一言未發。趙錫霖欺騙不了我們，我們已掌握你的材料，你明明說了話，為什麼還睜眼說瞎話，死死狡賴。

(四)右派分子趙錫霖和我們的根本分歧

基于以上所揭發的事實，趙錫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昭然若揭的。他的反黨反社會言行並非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根源。他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青年時代在燕京大學受了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以後又長期接受日本及德國法西斯的教育，以致在其思想深處滲透了反蘇反共的毒素，以及資產階級的虛偽、好逸惡勞、玩弄手段和妄自尊大等惡劣品質。在以下幾個問題上趙錫霖和我們有根本的分歧的：無產階級政党和資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和資本主義教育制度；黨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領

導以及對蘇聯的看法等。

1. 他認為無產階級政党和法西斯政黨一樣，一切都是手段和製造，而無視於我們黨是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共產黨一向教育人民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對人民不採用高壓手段，平時他認為黨內盡是見不得人的秘密，而不知共產黨除了對敵鬥爭和人民利益所必須保守的秘密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法西斯強盜則是為了奴役全人類，是為了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服務的。

2. 我們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沒有充分民主的基礎，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集中，沒有正確的集中，就不可能完全發揚民主。趙錫霖認為理論上如此，實際上並不如此，而我們認為理論上如此，實際上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虛偽的，是極少數人的民主。

3. 我們的教育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是根據國家須要有計劃的和有目標的培養人材，對學生進行全面的、特別是政治思想教育，是要培養全心全意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人才，因此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則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4. 趙錫霖對於黨是否能領導文化科學教育事業一直是不信任的。他認為外行人不能辦好學校，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這幾年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方面的飛躍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完成的。趙錫霖在整風期中完全無視這些事實，把鋼院這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績全部抹殺，把鋼院說成是“三害辦事處”，學生的大腦皮上盡是些“条条”。對於我們所培養出來學生的質量認為不如國民黨時代的學校。這些都是毫無根據，而是別有用心。在憲法上已經規定了黨對於我們國家各項事業的領導，當然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也不能例外。黨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政治思想上，方針政策上，計劃組織和安排上，我們深信黨既然能夠領導我們取得民主革

命的偉大勝利，黨又領導著我們取得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黨也一定能夠領導我們在科學文化教育事業上取得偉大勝利。

5. 趙錫霖認為蘇聯和法西斯德國一樣都是極權政治，對蘇聯的科學文化技術成績表示輕視和懷疑。誰說蘇聯好，他是不服的。他所謂極權是指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針對敵人的，怎能與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相提並論呢？只有站在敵人的立場上，才會對我們的專政感到不自由，不舒服，才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們認為蘇聯在各方面的成就正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資本主義所無法比擬的。蘇聯是全世界勞動人民最忠實的朋友，是保障和平的堡壘，我們對於蘇聯的各項成就都感到極大的歡欣鼓舞，而趙錫霖卻表示反感，試問這是什麼樣的階級感情！

右派分子趙錫霖在盟內主張大發展，但不談內部鞏固；反對黨的領導，以盟的組織為實現個人的野心的工具，反對思想改造，要參與學校大政方針政策的制定，與黨分庭抗禮；在教研組內鬧不團結，散播反動言論，乘整風運動之際，當二劉已遍佈烏雲、迷惑群眾，趙錫霖以為形勢有利，向黨進攻的時機已到，就拿出他的法宝，以反對宗派主義為名，歪曲事實、夸大缺點、丑化黨、狠狠的向党進攻。在同學和群眾中到處点火，煽動群眾起來與黨對抗，與章、羅、費孝通、錢偉長等右派分子遙相呼應。他錯誤地低估了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力量，以為他的這種陰謀詭計就可以達到他搞垮黨委，奪取鋼院領導權的目的。在反右派分子鬥爭開展後，他要把戲、使用狡賴推拖的戰術、戴帽子、開小差、避重就輕，始終拒絕向人民老老實實交代問題。

我們正告趙錫霖：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行動無論如何也狡賴不了的。你是有罪的。人民寬大，但必須徹底交代才能得到寬恕。如執迷不悟繼續頑抗到底，那你就將自絕於人民！

駁李救功治校問題上的右派言論

冶金廠教研組 陳鴻復 徐業鵬 邱國仕

在最近的院刊和民主牆上出現了許多批駁馬如璋和李救功在治校問題上的右派言論的文章。我們同意這些批駁的意見。李救功的治校言論和馬如璋的言論是有很大關係的，但政治教研組發表的文章，却引起了李的二篇反駁，鬥爭正尖銳進行。如此我們願意把我們的看法提出來參加爭辯，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參加這場辯論。

李救功發言的實質以及和馬如璋的關係

李救功在治校問題上的發言說得很含糊，有的不得不從馬如璋的文章中去找。總結李的發言內容為：(1)基本同意馬如璋的意見；(2)办好學校有兩方面的問題即思想作風和制度與組織問題，治校是組織問題；(3)院務委員會是最高決策機關，按一定比例選舉，教授人少，使其在院務委員會中佔一定比重，這樣學校領導就更內行一些；(4)以上能從組織上避免主觀主義，可以去“三害”。

對於第一點，李救功說基本上同意馬如璋的意見。這句話看來是極其籠統而含糊的話，所以當有人把李救功和馬如璋並列批駁的時候，李就申辯說：“他在這一點上犯了錯誤，籠統說了同意馬如璋的意見，其實只同意馬如璋的方案，即選舉產生的校委會作為行政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不同意馬說黨委制產生了三害，相反却說了三害主要是思想作風問題，”的確李救功發言一開始是令人難捉摸的。他說基本同意馬如璋的意見，乍一看來是摸不着究竟李救功在那幾點上同意馬如璋的看法；那幾點上又不同意馬如璋的看法，所以李救功上面一段申辯似乎言之有理了。但是話出有因，李提出的“方案”就是要解決問題的“辦法”。解決什麼問題呢？自然是從組織上克服三害。為什麼會產生三害呢？它和過去黨委制有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是馬如璋發言中的前提，也是主題；而李救功雖然在後面說了產生三害有二方面的原因，和馬如璋的提法似乎不同；但是從李救功提出的方案來看，它和馬如璋提的基本類同，並且保證校委會更“內行”一些。他們本人提出的這二個方案和現在的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是有很大差別的。李提出了和馬類同的治校方案時，在發言中還明確的說“我的意見和馬如璋基本相同，不再重複”，自然就是指產生這方案的思想基礎和馬相同，即黨委制產生了三害。事實上李救功對治校問題“素有

研究”，馬如璋也表明在治校問題上和李救功的看法完全一致。這點李也承認馬如璋對治校問題上的看法可能受到自己的影響。從此可以看出把馬如璋和李救功並列加以批判是有根據的。李救功對產生三害的根源雖說也有思想作風這一方面，但認識是模糊的，其結論仍是和馬如璋相同的。他說他只同意馬如璋的方案而不同意他的中心思想，這句話是誰也不會相信的。

李救功提出的治校方案：成立一個按一定比例選舉的院務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關，這個方案也暴露了和馬如璋方案同樣的問題。一是黨委領導如何得到貫徹，因為按他們的標準，黨員院務委員選不上幾個，而院務委員會又是最高決策機關，這樣如黨委意見是正確的而院務委員會不同意怎麼辦？二是院長按馬如璋的說法為院委會當然主席，而他又要完全受制於院務委員會。他就不可能有力而靈活的來貫徹上級和黨委的意圖，怎樣談得上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的集中領導呢？對於上級又是如何來負責呢？所以不难看出按這個方案去做必然會削弱黨委的統一領導。所謂“能夠貫徹黨委的領導”只是一句空話。

從職工代表大會看李救功的治校問題

在周總理的報告中說：“這些舊生產關係的殘余是一定要一天天消亡下去，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一定要一天天更加鞏固，更加發展起來。因此，我們國家基本制度的某些組織形式和運用方法，必須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政治情況的變化而不斷改進。”作為一個例子是在國營企業中已由一長制改進為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並且有一些企業在試行職工代表大會的管理方法。這也正如李救功所舉人民日報5月29日社論中所說“是擴大企業內部民主，解決企業內部矛盾，推進生產的一種好方式，也是幫助國營企業中的黨行政和工會組織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一種好方式”。當然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採取不同的制度的。但是李救功在治校問題上的主張和這種試行制度根本毫無共同之點，只要我們把職工代表大會的性質以及和黨委的關係列出來則對李救功的治校方案就會更清楚一些了。(下面

是摘自5.29.人民日報第四版)

①職工代表大會的性質是國營企業的職工參加企業管理和對企業行政領導進行群眾監督的機構；②職工代表大會既能表現出職工群眾主人翁的作用，也不會妨礙國家和上級經濟機關的集中領導。如果職工代表大會成為全廠的最高權力機關，則會引起很多問題，但它不僅是諮詢機關；③職工代表大會在黨的領導下由工會委員會負責召集；④廠長對上級負責，同時對職工代表大會負責。廠長在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上級指示和職工代表大會決議，指揮生產行政工作的時候，有權發布命令和指示全體職工必須堅決貫徹執行；⑤代表中黨員一般控制在三分之一左右。

從上面幾點看來，職工代表大會由黨委領導，不是最高決策機關但又有充份的權力。這樣才能把企業行政領導的集中指揮和職工群眾的意志和要求統一起來，而不妨害廠長在企業行政上的負責制。在這裡對於黨委的領導，行政首長的地位和權力作了毫不含糊而肯定的答復，唯有這樣才能保證在充份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以上的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反過來看看李救功的治校方案，它按一定比例選舉出來的院務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關，實行結果必然會削弱黨的領導，當然在承認黨委領導下不同的治校方式是可以討論的，但不應該打着加強黨的領導的牌子賣着削弱黨領導的膏藥。

李救功的方案追求的是資產階級民主

在李救功的“澄清事實，更有力地反擊右派”一文中，關於這是那一種民主的問題提出了和杜維新同志不同的看法。他標榜自己是嚮往“社會主義”民主，說“從我的發言可以看出，是要將黨委的正確意見，經過討論成為群眾的意見，黨委意見中不正確的可以經過討論得到修正。其次，這樣做並不是高等學校就變成獨立小國，就可以不要管國家的政策法令，就可以不要國家和高等教育部領導了。從上面兩點看，為什麼只要是由群眾選舉，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呢？我認為在黨的領導下發揮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我們看這裡有些問題，一來根據李的選舉方案在校委會

(下轉第四版)

陳昇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是一貫的

陳昇平在福利檢查小組工作時，經常到工會來，現在把我們所知道的他的右派言行，(除大字報已揭發的以外)寫在下面：

(一) 陳昇平所散佈的右派言論

- 1. 統購統銷糟透了，農民都沒有糧食吃，農村糧食黑市五毛一斤。
2. 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政策是對的，但下面的幹部執行起來就有問題，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打死了多少人？！這主要是因為有些幹部以此做為自己入黨的資本。
3. 我有很多同學一入黨群眾都不願接近他。我弟弟入黨後，有些問題和我看法就不一樣，另講一套。大家都願接近我，我在食堂吃飯人家什麼問題都和我談。
4. 我過去讀書時，搞學生運動多好！那時一些幹部和現在的幹部也不同。
5. 鋼院有三派，鋼院本來很好，就是杜院長從東北帶來一批政治幹部，到處安插，把鋼院弄得烏煙瘴氣。東北的幹部水平太低，參加了兩天學習，就來當幹部，地質學院也有很多由齊齊哈爾來的土改幹部，什麼也不行。
6. 鋼院肅反搞的糟，斗錯了很多人，那時我正在清華，如在鋼院也要被斗。
7. 呂桂彤在機械系沒有威信，還當什麼工會主席，就是人事處把他當寶貝看。
8. 劉寶智文化水平高，馬列主義水平高，他的發言寫得很好。
9. 人事採用檢查組胡穎怕教授(劉寶智)，福利檢查組也應該找一位教授來做。
10. 當劉寶智要檢查某些負責幹部的檔案和檢查行政幹部的來歷時，工會、科學研究科工會小組寫大字報反對劉寶智這種行為時，陳昇平看到了說：“你們知道嗎？簡直是盲從！”，說完氣憤憤的走開。

11. 听完高院長第二次報告後，他說：高院長的報告是“收”，有些問題是牽強附會，工資問題為什麼不提。

12. 福利檢查組本來是檢查幹部生活補助，但陳昇平在會上提出還要檢查安家費、特支費。

(二) 我們對陳昇平的右派言行及其所寫“關於兩週來福利金檢查的經過”一文的問題和意見：

- 1. 陳昇平和右派分子劉景芳一樣，都是披着進步的外衣，向黨向人民進攻。說什麼：很早就參加革命，搞學生運動，能接近群眾，群眾有話都和他談等等，以騙取人們的信任。
2. 我們認為陳昇平的反黨言論是一貫的，我們和他很短的接觸就聽到很多的反黨言論，而且還有其系統的一套。
3. 陳昇平為什麼這樣仇視黨？對土改、三反五反及統購統銷等政策這樣誣蔑？對黨、對黨員、對黨的幹部、對積極要求入黨的人的這樣誣蔑？其動機、目的、企圖、必須交待清楚。
4. 根據什麼說鋼院有三派？鋼院肅反搞的糟？又根據什麼辱罵黨外人士？又根據什麼說高院長的報告是“收”？必須一一交待清楚。
5. “關於兩週來福利金檢查的經過”一文中寫到：“例如1956年收支相差八千元，這些錢給誰了我們不得而知。當時我們認為這筆錢(並非幹部個人補助費，而是集體福利開支)不會沒有下落，陳昇平這種提法，言外之意就是人事處有意這樣做。更奇怪的是當“工會通訊”編輯部的同志，看到陳昇平已拿到八千元的明細表，曾兩次提出希望陳昇平能對來稿做實事求是的修改，都被拒絕了。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追究陳昇平發表這篇文章的動

機。
6. 同一文章上又說：“人事處交來歷年補助金收支統計，(安家費也屬福利項目，但未列入此表內)”據我們了解福利費下有很多項目，安家費是其中的一個項目，而福利檢查組是檢查福利費項目的幹部生活補助，不是檢查整個福利費的開支。因此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在這裡提出安家費的問題，提出來只能產生錯覺。實際上根據總務處揭發高槐蔭的材料，也的確曾利用安家費補助來煽動群眾，破壞黨群關係，我們不得不警惕陳昇平為什麼在這裡單單提出安家費？動機是什麼必須交待。

7. “關於兩週來福利金檢查的經過”一文中充滿了和領導對立情緒，似乎說領導不歡迎檢查，處處不予以支持，因此迫使陳昇平不得不辭職。另外陳昇平還到處宣傳：魏院長不讓檢查，人事處不支持等等，我們認為只有象劉寶智那樣別有用心的人要一些不應該要的材料，才得不到支持。我們要求陳昇平具體談一談，那些問題領導不支持？

8. 福利金檢查組的任務是檢查幹部生活補助是否存在不合理現象，陳昇平為什麼要檢查安家費，特支費的開支？我們認為這和右派分子，劉寶智要檢查某些負責幹部的檔案，及我院行政幹部的來源，從性質上看，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借檢查組這個合法地位，向黨進攻。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要陳昇平自己來答復。

9. 我們非常同意機械系的大字報的說法：“陳昇平和右派分子劉寶智的關係是不平凡的。”我們也認為福利檢查組組長陳昇平和人事採用檢查組組長劉寶智，很多地方是同出轍，他們都是別有用心，欲借檢查組的合法地位，以此為據點，互相配合，狼狽為奸，展開向黨向人民的進攻。其很多言論、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對陳昇平的言行，也必須要狠狠地抨擊。

王祥德、張昶棟、姚孟華、宋青芳、陳斯利、姜淑玉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種右派人物

第60.1 哲

反右派鬥爭以來，我們看到了右派分子所散佈的右派言論的共同點是從思想上，行動上對黨團組織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敵視以至對抗。一般的可以歸結成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由敵對階級本能所引起的，他們由於不能再過象過去那樣為非作歹的生活；他的家庭中某些成員由於對人民犯了罪而被人民鎮壓或管制，因而仇恨在心，不甘心於目前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留戀嚮往過去的一切，而對現實社會制度，黨團組織抱有敵視態度。我們正告這些人，從這次反右派鬥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再一次的說明我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和全國人民的意志絕不是少數人所能改變的。右派分子必須老老實實的在實際生活中改造自己，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種人是因為他們受到極深的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而具有極端個人主義，個人英雄和個人野心的思想。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認為唯有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別人只能為自己服務，自己應該永遠統治別人，擺佈別人。當然對他們來說就談不到集體利益，更談不到用自己的勞動來為集體創造幸福。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永遠也不能滿足的個人慾望。他還把周圍許多服從於集體統一指揮下行動的人，認為是沒有勇敢的反抗精神，是無能，是甘願為“奴”，沒有象他一樣對現實不滿而對現狀進行“革新”的精神。象這種人的滿腦子

思想是和社會主義的集體利益相違背和對立的。當然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也許可能用投機的方法，暫時的服從黨和人民集體的利益，以企圖實現其個人野心的目的。但這終究是會被生活前進的浪潮所沖破而瓦解的。如果他們不正視現實生活，不去改正自己的錯誤觀點，那麼就會由於對現實不滿而發展到對組織對社會制度的不滿與對抗。直至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向黨和人民進攻。

第三種人是从超階級的觀點出發，幻想着極端民主自由的人，他們追求着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把組織、紀律、集中、領導等看作是約束個性的產物。他們根本不去考慮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那些被專政的階級，我們的敵人和那些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感到沒有民主和自由。他們根本對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自由不感到興趣。為了追求他們所希望的民主自由，他們叫囂着，對我們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與自由進行了歪曲、污蔑和誹謗。因此人民要堅決反對他們。

上述幾種人，雖然原始立足點不同，但其終點都是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他們為了追求個人的目的必然會利用我們黨與社會生活中的缺點來向人民展開進攻。這是個人與集體，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間對抗性矛盾的表現。當然事情不會按少數人的意志發展，但這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值得從這裡吸取教訓的。

我要成為一員建設社會主義的堅強戰士

王叔夜

這次反右派鬥爭，是對每一個人的思想大檢閱，普遍提高了大家明辨是非與分清黑白的能力。我在運動中有很多收穫。

一、加強了鬥爭意志，提高了階級覺悟。在這次活生生的現實運動中，使我認識到立場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一個人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看問題，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看問題是顯然不同的。階級敵人看到我們今天人民中國的光輝的成就是很仇視的。他們說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是不民主，自由太少了，要求極端的自由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試想，如果要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否還能有我們廣大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們說，我們的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運動缺點是主要的，付作用是大大的；說我們對高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廢物利用，請問這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講話的？我們人民能相信他們的鬼話嗎？任何巧辯，也抹殺不了事實的鐵証。

如果沒有肅反運動，我們人民是否能得到今天的安居樂業，飛快的從事社會主義建設，是很難想象的。如果沒有統購統銷的糧食政策，就會被壞分子投機搗亂抬高物價，那麼六億人口將如何能吃得飽；尤其近年來受災荒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政府的救濟，這難道不是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這樣嗎？！尤其我國是歷史上落后的農業國，人口眾多，如果不從六億人口來統籌安排的話，又怎能保證人民生活的改善呢？而這些是人民的好事，右派分子却都說成是壞事。可見階級敵人是如何的仇視人民，仇視共產黨，他們打着真心誠意幫黨整風的招牌，瘋狂的向黨進攻。當我看到了人民日報的社論發表了這是什麼話？論立場問題，工人說話了，之後，都給了我鬥爭的武器，我勇敢的站起來了，向敵人作堅強的鬥爭。尤其學習了毛主席的文章里的六條標準後，更明確了如何來識別香花和毒草，有力的回擊了右派，使我在這次艱巨的反右派鬥爭中，提高了我的階級覺悟。

二、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才能變貧困為幸福美好的生活。陸定一說“反右派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關係國家和民族存亡的鬥爭”，右派分子是想奪取黨的領導權，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他是想先丑化了黨，說黨根本不能領導，並丑化黨和群眾聯系的積極分子，使黨孤立，企圖把黨趕下台，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說，右派分子，你的算盤打錯了，今天人民的覺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再不會上你們的当了。八年來黨領導人民在各項事業上的偉大成就，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提

高，已給我們堅信不疑的鐵証；沒有黨的領導，我們就會迷失方向，黨是領導各項事業前進的燈塔。我們只有堅決的跟着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我們唯一的最美好的道路。

通過這次鬥爭的考驗，使我增強了百倍信心。我要在今後的工作當中，緊緊的依靠黨，團結在黨的周圍，鍛煉自己，改造自己，使成為一員建設社會主義的堅強戰士，努力學習，克服一切困難，跟着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我要永遠站在黨的身旁

軋61.2 李宗元

羅健敏同志說過：“當情況不了解時，我首先是相信黨。”這句話很平常，但是卻反映了他對黨的無限信任和熱愛，也就是這句話使他產生了無窮的力量，堅決地和那些右派分子進行鬥爭。

我也是共青團員，但是為什麼不能象他那樣勇敢地去捍衛黨的利益，反而在最初相信了一些右派言論呢？這個問題我想過，最初自己提出一些理由，是因為沒有經過這樣的鬥爭，政治嗅覺不靈，不了解情況等等。但是我很快感到這不是本質的問題，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羅健敏和我的經歷也不會相差太大，他也只是一個大學二年級學生。後來，我想這是立場問題，但立場的最根本的東西是什麼呢？經過反復思考，我歸結到這是對黨的感情和信任問題。雖然自己在以前對黨是熱愛的，但這種感情遠不如工人那樣深厚；在風平浪靜時還不會出大問題，但是當大風暴來時就會暴露出來。這個問題的產生與我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所受的影響而又未經過徹底的改造形成的。這是知識分子最大的弱點之一，也就是容易被右派分子所迷惑、所俘虜的根本原因。

通過這場鬥爭，我体会到一個人在階級鬥爭的大風暴中，不管你自覺不自覺你是要表示態度的，非左即右，或是相信，黨或是相信右派，所謂“公正的第三者立場”，是不存在的。要想左，要想不迷失方向，那就只有堅決的相信黨跟着黨走。因為在鬥爭中我走了一些彎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這一點。

通過這場風浪，我對黨更加熱愛了，入黨的決心更堅定了，我現在感到培養對黨的無限信任和熱愛的感情，在任何條件下都堅持對黨的信念，是提高覺悟加入黨的隊伍中來的最重要的問題。

(上接第三版)

中黨員佔的數可能很少，並且校委會又有決定權，院長完全要聽校委會。這樣民主是民主了，但黨委的領導意圖又如何能保證貫徹呢？而這裡黨委又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黨委的領導意圖不能有力的貫徹，怎麼能談得上廣大人民的民主呢？在現在的形勢下當然高等學校不可能變成不受上級領導的獨立小國，但是照李救功的方案去做，黨的領導意圖貫徹起來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就會降低效率延誤黨正確方針的執行，甚至易造成暫時的錯誤。

另外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提民主不單純只提民主，而是提出民主集中制。因為高等學校是要為國家培養社會建設干部的，它首先對國家負責，必須要有體現國家政策的集中。而現在這工作是由黨委集體領導下院長來做的，而李救功治校方案中卻沒有提到集中這一方面；光禿禿的提出來了一個民主，看來是為民主而民主的。杜維新說：“把黨的領導權，通過自由競選去爭取選票，爭取院務委員會席位的鬥爭上去，這是資產階級民主的破布！它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這個結論我們認為是不得不同意的。

關於黨委的領導問題

李救功在“再談由治校問題引起的爭論”一文第四點說，黨委是領導地位，行政有一個最高領導或叫最高決策機構，與黨委領導不矛盾，好像“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與黨中央的領導不矛盾。這裡要指出李救功所舉的這個例子是不恰當的。他混淆了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和作為國家一部分領導機構性質的不同。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就沒有什麼比它更高的領導的機構，它直接代表着全國人民的意志。黨中央的領導當然只能通過提出方針政策來貫徹其領導，而不能把它的地位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來領導它。相反，高等學校首先要貫徹黨的高教方針，要對全國人民負責，故應該強調黨委領導下的院長來體現這一方面。如黨委會和院委會按李救功的說法並列，則究竟如何來對上級負責？從上面領導性質和“人大”之不同來看，在高等學校就完全沒有必要採取象全國人代會那樣來體現黨的領導。

當黨委的意圖和院委會不同意時怎麼辦？李救功說，經過討論群眾定能同意黨委正確意見，不正確的意見得到修正。這樣的說法對了一半，因為不一定群眾所同意的都是正確的。若是“群眾”、校委會暫時不能接受正確的意見，那麼黨委的意見是否要修改呢？以後又該如何處理呢？這一點顯然是李救功沒有注意到的。

關於體現黨的意圖問題，李救功舉了我們國家有很多非黨員的正(校)院長在實行首長負責制的時期和實行黨委領導的首長負責制，都保證了黨的領導；在他下面的一段分析(見院刊105期“澄清事實，更有力的反擊右派”)也是對的。但是他舉的這個例子並不能為他的以院務委員會為最高決策機關就能保證黨的領導作辯護。因為黨的意圖到底是通過了許多負責黨員干部及非黨干部貫徹了下去，而何況還規定要黨委集體領導呢？李救功的院務委員會是起不了這個作用的。

談談邏輯的錯誤

李救功說政治教研組由於運用了錯誤的邏輯，所以硬把他許多東西給否定了，給他扣了不恰當的右派帽子。對於這一點我們是不同意的，因為分析一件事物首先要從事物本質出發，政治教研組恰恰在這一點上把李救功治校問題的本質突出出來，真是擊中了要害。所以李救功所謂“錯誤的邏輯”是不存在的。李濤同志在論“內行”一文中將馬如璋、李救功和刘景芳並列。李救功大概會抱怨說，自己的動機是好的与刘景芳不同。我們覺得在論“內行”這點上，從問題實質上看，有共同之處，至於當初李的動機如何，李救功應深入檢查，也許和刘景芳會有些區別，但李濤同志從論“內行”為題出發將李和刘景芳並提並沒不可。

李救功必需端正態度

從李救功的二篇小字報來看，他對政治教研組的批評不是虛心去考慮問題，檢查自己的錯誤，而是冒了無名怒火提出了質問和反批評來抗拒批評，這是極端錯誤的。李救功化了很大功夫在支節問題上和眾人周旋，企圖逃避大家質難是很不好的。我們希望李救功首先端正一下自己的態度，冷靜下來，對問題分析要從本質着手，作出深刻的檢討。

從上面對李救功對治校問題方案看來屬於右派言論是毫無問題的。至於是否是右派分子，有待繼續討論。